

## § 深海奇幻之旅

當希波克拉底在希俄斯島山坡小屋望著大海緬懷往事，胡仙兒走出溶洞之際，三個心智 5、6 歲的「人」經歷了一段奇幻世界之旅。

### § 01 誤食之禍

這一切的開始，是因為黑靈吃了一顆葡萄。

當然，不是普通的葡萄，是他從海灘的岩縫裡發現的：一串紫到發亮的葡萄在水裡像星星一樣抖動，每顆都在輕聲細語，好像會講故事。

「它們在對我說：吃我吃我吃我，喵～」黑靈說，然後就吃了。

沒人攔得住他，奧麗芙只來得及喊「不可以吃水裡長出來會唱歌的東西——」就看到黑靈的爪子變淡、鬍鬚變霧，整隻貓像是被擦過黑板的粉筆痕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變成……一灘煙？」奧麗芙捧著他。

黑靈低頭看自己，喃喃道：「喵的，…我好像快不見了。」

這時，蹲在他們身旁的海伯輕輕叩了叩自己的觸鬚：

「唉……這是『海之童子』留下的試煉果。不是給貓吃的。」他眯起眼看著海面，「咱們得潛進『海腹』，通過三重試煉，才能讓這孩子復形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奧麗芙問。

「我以前吃過兩次，還記得第三次吃之前的模樣。」海伯摸了摸自己的八爪長鬍鬚。

於是，三個五歲的心智，一貓一人一烏賊，就這麼決定出發。

### § 02 泡泡謎城

他們一行三人（嚴格說是一貓、一人、一老烏賊）往下潛了許久，穿過一層又一層如夢似幻的水流，直到世界忽然變得倒立起來。

海水不再是沉重的藍，而變得透明得像被舔乾淨的玻璃糖。四周是上升的泡泡，無數如水晶球般的泡泡從海底慢慢升起，像倒立的雨。

「這裡……聞起來像檸檬味的思念。」海伯一邊說，一邊甩動鬍鬚。

泡泡們開始唱歌了。

有的像是拿小提琴搔癢，有的像背誦詩句，有的直接念出數學題（黑靈立刻翻了個白眼），但最多的，是語言不明、節奏奇怪的繞口令：

「咕叭咕叭小泡泡，  
猜對謎語往上跑，  
猜錯就要往下掉，  
童子試煉不說謊，  
只是從不講真話～」

這些泡泡不是裝飾，而是一整座城。

那是一座浮動的泡泡謎城——城市的牆壁是泡泡、門是泡泡、房屋是泡泡疊起來的泡泡、橋是泡泡拉直變細再彈回來的泡泡。

泡泡們飄來飄去，表情千奇百怪，有的笑瞇瞇，有的一臉懷疑，有的把自己泡成螺旋形，自稱是數學泡泡。

奧麗芙張大嘴：「哇……這就是你說的第一關？」

海伯摸了摸鬍鬚：「是啊，泡泡謎城。進入前得回答它們的問題，否則只能泡在這裡當……泡。」

黑靈已經飄到其中一面牆邊，牆壁上浮出三個泡泡頭，各有眼睛鼻子嘴巴，表情不一，像三個剛睡醒的叔叔。

第一個泡泡說：「你要去哪？」

第二個泡泡說：「你不該問去哪。」

第三個泡泡說：「去哪去哪去哪～」

海伯退後一步，低聲道：「典型的三泡判門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奧麗芙問。

「三個泡泡，一個說實話，一個說謊，一個只會模仿其他人的話。」

黑靈在半空中哼了一聲：「老掉牙的套路。」

「但問題是——」海伯眼神嚴肅，「——我們不知道哪個是會模仿的。」

三泡泡齊聲唱起：

「泡泡泡～問我話～  
三泡裡面真真假～  
說真說假說胡話～  
你問對了才放行呀～」

奧麗芙歪著頭想了一下，走上前去。

「你們喜歡吃冰淇淋嗎？」

三個泡泡似乎被這問題問住了。

第一個說：「我不吃冷的。」

第二個說：「我什麼都吃。」

第三個說：「我不吃冷的。」

她指著第三個：「你是模仿第一個的！」

「那麼……那個第二個，就是說謊的，因為他自打嘴巴，說什麼都吃……他連海膽釘子餅也吃嗎？」黑靈補了一句。

海伯挑眉：「那就表示第一個是真話的泡泡。」

奧麗芙問第一個泡泡：「我們該走哪一邊？」

泡泡轉了一圈，用煙圈形狀指向一條向上的泡泡橋：「那裡。」

城門隨之打開，泡泡們吹起一陣泡泡掌聲，竟然發出「砰砰砰」的響聲，像香檳瓶開栓。

「咕叭咕叭！童子之心得一！」

他們踏進泡泡謎城。

每一步都像踩在笑話上，有的泡泡會在你腳下放屁、有的會唱流行歌、有的會突然叫你「爸爸」。

黑靈邊走邊咒：「這地方簡直比貓抓板還惱人。」

奧麗芙抱著他：「可是……好玩對不對？」

黑靈不說話，但尾巴默默繞了一圈，捲住了她的手腕。

### § 03 魚影迷宮

穿過泡泡謎城之後，海水忽然變得安靜。像是被吸進一座無聲的劇院，所有聲音都悄悄被拉走，只剩下彼此的心跳與氣泡的呢喃。

「這裡好安靜喔……」奧麗芙抱緊黑靈的尾巴，「我有點……有點怕。」

海伯張開一對水膜老眼，望向前方：「我們到了魚影隧道。」

前方是一條曲折的通道，由透明石英組成，兩側都是亮著柔光的玻璃牆，裡頭不斷遊動著影子魚。

不是魚，而是魚的影子——沒有鱗片，只有姿態。像是在水面反射的幻象，扭來扭去。

「這些魚影……有些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。」海伯低聲道，「要跟對影子，才能走出迷宮。」

「什麼叫假的影子？」奧麗芙困惑地皺眉。

「假的影子會……嗯，不長尾巴、會轉身時眨眼、會對你吐舌頭。」

黑靈雙眼微眯：「好笑欸，我們為什麼要信一條影子的路？」

海伯搔搔觸鬚：「因為上次我選錯，直接被關在一顆海星裡四天三夜，聽牠唱自創歌謠。」

黑靈翻個身在水中漂浮：「這種地方最討厭了，喵……我自己選。」

他話還沒說完，就朝著一條尾巴特別長、眼睛特別帥的魚影游了過去。

「黑靈！」奧麗芙伸手去抓，但黑靈已經拐進側邊的一道分岔水道。

接著，就是一聲慘叫：

「啊啊啊啊啊喵啊喵啊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——！」

然後，是咚的一聲巨響。

奧麗芙急忙衝過去，海伯尾隨跟上。

他們撞見了一團……圓滾滾、密密麻麻、會說話的東西——

一顆巨大會唱歌的海膽，身上佈滿金屬色的刺，正把黑靈整隻黏在自己肚子裡！

黑靈的眼睛滾圓，嘴巴被海膽黏成喇叭狀，正在努力吐字：「這個……這個傢伙會唱海民謠！」

果不其然，海膽開始唱歌了：

「月亮掉進海盆裡～  
烏賊洗澡掉牙齒～  
小貓咪咪不聽話～  
要被黏黏一整天~~~~」

「我不想當主唱啊啊啊喵！」黑靈掙扎。

奧麗芙急得要哭：「海伯，我們怎麼辦啊？」

海伯沉思了一下，眼中閃過一絲狡黠光芒。

他伸出一根長長的觸鬚，從身上的小袋子裡，拉出一團打結的海草。

「我要開始——編織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奧麗芙傻了。

「我之前在珊瑚縫紉班學過，這些海草，是可變型迷宮的經緯材料——」

只見他靈巧地將海草編成一顆海毛球，又快又穩，一邊念著古老的大烏賊咒語：

「觸觸觸觸觸～  
纏纏纏纏纏～  
編編編編編～  
黏黏黏……砰！」

那海毛球發出一聲輕響，彈向海膽！

海膽似乎對毛球有某種莫名恐懼，立刻縮刺、鬆口、扭腰，還發出一聲：

「呀～～我最怕亂毛了～～～」

啪！

黑靈被彈了出來，像彈珠一樣落進奧麗芙懷裡，臉上還掛著一根黏糊糊的海膽刺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」奧麗芙緊張地抱住他。

「我……我感覺自己…有點…啍…有點黏黏的帥。」他癱成一團，閉上眼。

奧麗芙笑了出來，一邊替他擦掉臉上的刺：「下次不要亂跑了啦。」

黑靈的尾巴輕輕繞住她的手指。

「好啦，我以後只亂跑一半。」

通過迷宮後，魚影們開始排成一個巨大的「✓」形狀，在水裡閃閃發光。那是通關的標誌。

海伯點點頭：「這代表……我們通過了第二關。」

他話才說完，一顆魚影衝過來，親了一下他的觸鬚。

「咕叭咕叭！童子之心得二！」

三人會心一笑，往下一道深海暗門游去。那裡，是最神祕的一關——

#### § 04 潛意識之門

越往下潛，海水越暖。不是熱湯那種燙，而是一種像被媽媽抱著睡午覺的溫度。周遭的光線變得柔軟，聲音像棉花在耳邊打轉。

這一帶沒有魚，沒有水草，甚至沒有浮游生物。

只有一扇門。靜靜地佇立在海水中央。

門是木製的，舊舊的，上面掛著一盞不亮的燈籠，燈籠裡漂著一顆睡著的螢火蟲。

門的表面刻著句子，但字是倒著的，像映在水面的倒影。

奧麗芙眯起眼讀出來：

「你不能用眼看，不能用耳聽，不能用腦想。  
你只能用『你相信的東西』來開這道門。」

黑靈歪著頭：「我不喜歡這種玄玄的說法。」

「這是試煉最深的地方……」海伯語氣變得慎重，「這扇門只接受內心的誠實。不是嘴巴說的相信，而是一一真的相信，深到骨頭裡的那種。」

他們三個圍在門前，一時間都靜了下來。

四周像陷入一個透明的夢。

奧麗芙率先開口。

「我……我相信，黑靈會回來。」  
她低頭看著黑靈，「每次我快哭出來的時候，你都會出現，蹭我一下。」  
她眨了眨眼，「所以這次你變透明，我還是等你回來，因為我相信你會回來。」

黑靈喉嚨裡發出一聲不自然的咕嚕，像是嗆到水，又像是吞了句話。

然後他跳到她頭上坐下。

「我也說一個好了。」

他搖搖尾巴。

「我相信……奧麗芙不會讓我孤單。即使我犯蠢、吃奇怪的果子、亂跑被刺，她還是會……傻傻地來救我。」

奧麗芙笑了，摸了摸頭上的黑貓。

接著他們一起看向海伯。

海伯咕嚕了一聲：「輪到我了嗎？……好吧好吧……」

他慢慢伸出一隻觸鬚，指著自己皺巴巴的老臉。

「我相信，我雖然變來變去，有時是爺爺、有時是章魚、有時只是顆會打哈欠的墨汁泡泡……但我永遠是你們的海伯。只要你們還需要我，我就不會走丟。」

門沒有動靜。

三人面面相覷。

然後，門輕輕震了一下。

一聲細不可聞的「叮」從門內傳來，就像玻璃杯被輕碰一下。

那顆睡著的螢火蟲醒了，在燈籠裡點亮自己——不是黃光，而是三種顏色：粉紅、藍綠、與墨黑，各自閃爍成波紋。

門的木紋像水面一樣蕩開，變成一圈圈漣漪。

接著，整扇門就像溶進水裡——消失了。

後方出現一個閃爍的小房間，裡面飄浮著一顆奇妙的球體，閃著奇怪的光，看起來有點像水晶球，又像果凍。



那東西居然戴著墨鏡。

「咕叭咕叭！」門後傳來唱歌聲，像歡迎的音樂。

一個節奏感十足的聲音說：

「通過啦通過啦～恭喜三位小小心靈～要解毒、要跳舞、要放下腦袋只剩心！」

黑靈：「蛤？」

海伯：「這東西比我記憶中還要吵。」

奧麗芙：「……好像很好玩欸！」

門徹底開了。

「咕叭咕叭！童子之心得三！」

他們走進最後的空間，準備面對海底童子的真正核心——

## § 05 潮音寶珠

走進門後，空間忽然變得像果凍一樣黏黏軟軟。

四周不再是水，也不是空氣，而是——「液態音樂」。每動一下，周圍就響起樂器聲：奧麗芙一踩，會有木琴聲；黑靈一甩尾，是爵士鼓；海伯甩鬚，出現貝斯走音的嗡嗡低頻。

「咕叭咕叭～歡迎歡迎～」

中央漂浮著一顆神祕的球體，大概和西瓜差不多大，但全身由海藍、紫綠、銀白的光線交織構成。表面時而波紋、時而像笑臉。

更荒謬的是，它戴著一副銀框墨鏡，嘴巴上還貼著一條亮片膠帶，像是某個退役偶像海星。

「我是潮音寶珠，也是『童子之心』的守音官～」  
它的聲音像 DJ，又像咬著吸管說話的水母。

黑靈抱著奧麗芙的頭髮尖低語：「這東西有毒。」

「想讓這位小貓先生復形，喵？」寶珠鏘地一聲打開了膠帶嘴巴，裡頭居然是唱釘子機的齒輪。

「那就得通過最後的儀式試煉啦！」

它朝海伯眨眼：「準備好跳一支舞了嗎，老爺爺？」

海伯摸摸鬚鬚：「我上一次跳舞，是三百年前在墨西哥灣。」

寶珠：「很好，現在是你第二次。」

只聽「叮！」一聲，一道光柱落下，地面變成彩色波浪舞台，牆壁變成觀眾席——坐滿會拍手的貝殼、會歡呼的珊瑚、以及一堆揮舞海藻條的水母觀眾。

「舞之試煉：『貓咪大亂舞』！」

音樂響起，節奏怪異：像有人一邊嗑海膽一邊打拍子。

寶珠唱道：

「一咪咪～兩咪咪～  
三跳四搖五耍屁～  
貓咪要跳才有靈～  
不然永遠透明咪～」

黑靈崩潰了：「這什麼爛歌詞！」

奧麗芙雙手合十：「拜託，黑靈，我不想跟隱形貓說話一輩子。」

黑靈咬牙跳上舞台。



他跳了。真跳了。

不是帥氣的貓舞，也不是優雅的身姿，而是……慌張的亂擺。肚子抽動，尾巴打圈，整隻貓像被五根海帶勒住掙扎。耳朵還在節奏不明地抽搐。

「喵啊喵啊喵喵喵～喵哩喵哩喵喵鳴～！」  
他邊跳邊嚎叫，音調在憤怒、羞恥、忍不住的投入之間晃蕩。

寶珠哼起背景和聲，像個被放逐的迪斯可仙子。

奧麗芙跟著跳起來，手舞足蹈，笑聲止不住，像開了一場屬於他們自己的荒唐派對。

海伯壓力最大。他一邊扭觸鬚、一邊閃回幾百年前的尷尬回憶，嘴裡碎碎念：

「這什麼時代了還跳觸鬚五步舞……」

音樂到達高潮時，整個舞台猛然一亮。

寶珠在空中打了個大旋轉，墨鏡飛了出去，露出它溫柔又調皮的眼神。

「咕叭咕叭……你們通過了～」

黑靈癱倒在地，喵聲都沒氣了。

寶珠打開自己上半部，露出一顆閃耀的晶核。

「這是純粹之心的結晶，觸碰它，便能——」

「等一下等一下，」黑靈舉起爪子，「我已經跳過了，不要叫我再唱。」

寶珠笑：「不用。這次，妳來決定吧，小女孩。」

奧麗芙點點頭，把手放上晶核。

光一閃——

### § 海面上的笑聲

三人浮上海面，剛好是清晨。

陽光穿過水面，海浪輕輕搖晃。黑靈回復實體，但——

「咦？你耳朵怎麼那麼長？」奧麗芙看著他，驚訝道。

黑靈摸摸自己兩根長長的耳朵，像兔子一樣向後豎起，然後咬牙：

「該死……是副作用。」

「很可愛欸！」奧麗芙抱著他。

海伯把水撥開，在一旁笑呵呵地說：「精怪變形嘛，總得留個小彩蛋。」

三人趴在岸邊的礁岩上，笑得不行。

寶珠的聲音，從遙遠的浪花中傳來：

「咕叭咕叭～童子之心已得全～

三個小傻瓜，通過試煉，回家去吧～」

遠方，浪輕拍礁石，一隻螃蟹戴著墨鏡慢慢走過，嘴裡哼著不知從哪來的節奏：

「一咪咪～兩咪咪～

三跳四搖五耍屁～……」

黑靈倒在奧麗芙膝上，喃喃道：「這首歌我再聽一次……我就變回煙了。」

那天傍晚，村子裡的人看到，三個濕漉漉的小傢伙，一個老、一個小、一個毛絨絨的，一邊走一邊跳奇怪的舞步，笑聲從小路上飄進所有窗戶。

沒有大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，也沒人能解釋黑靈的兔耳是怎麼長出來的。

但從此之後，奧麗芙、黑靈與海伯的傳說，就變成村裡孩子們最愛聽的故事。